



(18494)

僅及本朝易步登疑玉潔官印結更不難附求三碑乃
國家儲才地安同省富麗廣賦論賢能而已錄其
瑣瑣賦人家產已屬失體吾輩何須效尤且計及家產
防窮空也又焉必富者之不舍乎室官善其言議遂
京師一僕應薪水曰溫成先生被劫歸太學諸生
銀五金投成曰不必令主人知成固辭不受曰某幼
撫養成立何辱玷主君清白諸生歡息而歸

王潤福屬山房許詒藝堂性情誠樸雖由詞垣臺諫歷
任京師未嘗勞心筆墨暇輒與二三同志游翠栢或境
香野及田莊諸勝嘗策蹇從冰雪中來往見者謂是神

關東文獻
地方文獻

物中人惡其無能也。世中雖論英特亦依情格調以
爲之者。君親後合子。雖使歸歸尸而或餘表影不遺。其
力植家例。書石。其墓誌。雖少。愈顯。頌其神道。亦於
顯事。誠爲情其見重於時賢如此。

自歸葬。翠微山房文集。史宗丞行狀。府君甫能。而人
家。雖住。往。見。方。巾。道。服。者。盛。左。右。府。君。切。盤。中。所。供。正
地。神。宗。威。莫。之。見。府。君。亦。不。以。爲。異。後。偶。與。人。言。乃。不
見。先。太。淑。人。行。狀。適。馬。氏。孫。文。適。并。自。寫。臨。甯。商。計
左右。太。淑。人。考。終。之。前。三。日。孫。文。謂。封。取。和。榮。以。進。家
人。皆。不。知。

洪亮。高。取。國。及。蘇。州。縣。西。之。校。國。道。元。注。文。水。流。入。今
汾。陽。縣。界。國。爲。文。湖。又。漢。人。今。李。維。縣。界。注。汾。今。考。文
水。在。文。水。縣。界。內。入。汾。汾。是。府。無。復。有。文。湖。矣。

紀。文。達。公。博。西。幹。亦。在。蒙。汗。治。壽。人。以。賈。驥。爲。業。往。來
其。上。谷。壩。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鶴。有。感。言
蒙。汗。悲。憤。以。刃。自。刺。其。腹。腸。出。數。寸。氣。絕。絕。主。人。及。其
家。死。急。呼。里。哥。與。其。妻。至。問。有。覺。耶。曰。吾。坐。於。質。易。致
躬。主。人。賈。我。賈。自。愧。故。不。敢。生。與。人。無。預。也。其。妻。將。去
返。母。以。命。書。爲。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爲。葬。殮。費。亦
毫。待。盡。而已。有。醫。徒。其。腸。納。之。腹。中。數。藥。始。即。竟。以。刺。

故縣以城隍神者古神之所棲赫赫厥靈其承佑佑
我下土後被其威於新歲午庶幾其敬

重修馬王牛王廟誌三神廟記

列生文刊

於勝縣舊制汾州萬歷二十一年州守劉公謹行曉河
南洛陽人因早魁爲庶事屬置湯三聖廟見馬王神尊
於二門外慨然曰政之重唯祀與民爲政者不留意祀
神之所以何賴焉於是與南善治鄉約公正者高賓同
韓國玉等謀曰晉天率土雖屋馬牛不相及而神之爲
靈昭昭也無媒盡誠會我曰興商田廬有神東井公
九三神廟國運之盛衰司生民之命厥浩欲合祀於一

定議若家口可乃於三聖正殿西隅有隙地創立馬王
神祠遂有牛王神好時神起正廟三聖祠前厥後三
聖復爲其旁者三歲以供祀事當經營之日劉公親詣
聖殿躬降助工凡宗儀士庶翕然勸應輸金有差功始
於萬歷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落成於二十二年七月
初七時與盛哉飾祀典於久廢茲新祠於一朝但見丹
堊在殿幃宇寥廓左接勝阿而華彰地峻右瞻神規而
百楹雷達實對青蔥同霞炫色並相輝燦與月流光蓋
一方之勝境也凡祈禱者恒於斯賽享者恒於斯欲紀
先輩登科舉者恒於斯又爲民興利濟深黎民

愚何者非神方之昔存考之成周卜年八百及詩所稱
不過曰車攻復古祭馬羶而禱之則物力爲之全盛牧
事有成或降門而飲池則東魚貫舟登午夏夏夏報崇
如禱而民如樂則治百禮而有先邦寧三神之神靈於
民又彰明較著矣嗚呼神依於民民賴於神三神有靈
不惟時和年豐內培國家之元氣亦且威靈顯赫外振
國家之神氣其其之中陰扶協贊可以繼三聖而爲六
今日事故矣雖然雖然斯民不有其功而歸之太宰太
宰曰凡政之當爲者爲之無不當況關於肥與民者哉
桓夫能者變而通之其事可以久也因而直之其功可越
也取其宜以全其政變其故以宜於民茲非夫能者歟
吾敢多任哉聊以盡爲民之一念耳神約公正者唯唯
而違則之亦官以理不相來接始末捷靈而書之是爲
記

汾陽縣志名記 卷之二

廣內治有題名書夫記題名者志實也夫名實相類類
類及承世之職可謂乎哉汾陽縣晉汾州也汾州論同
民健訟曰風有汾沮洳之俗晉漢宋後斯土者誰不觀
之然臺南樂魏公爲汾計政廢疏入官可以汾陽附焉
焉增有百番但德文勢旁生官即風夜拾無統就邊焉

恩納正銀一萬斤實銀一萬斤年滿年款各州原銀兩
各商幫貼銀等項共庫平銀銀二十萬九千六百一
十六兩七錢八分內除收到銀九千六百一十六兩七
錢八分存貯輪庫無生息外將銀二十萬兩撥給各
州縣按每月一分生息該州縣交與廣興舖取具進
家保結加具印結送冊報司詳院每年於十二月內將
所收息銀隨同銀庫具批搭解到司以憑運商領解每
年所收息銀二萬四千兩除解商銀二萬一千二百兩
外計餘息銀二千八百兩存貯司庫以備時款或需加
購器銅仍按數作為報解費用此後該運年限需

辦理不必五年一次奏辦等語 旨 特於乾隆四十四年
承准測斤共三十三家承辦銀六萬斤庫貯銀二兩運
銅斤納交儲庫庫率密律計三四五運幫費銀兩一時
並文以優酌辦現交銀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兩零二錢
經理主繳明業辦憲酌定成規官為生息永遠免五年法
派備例從此更無嗷呼之煩民獲安堵之慶謹將刊行
章程勒石不磨以誌不忘仁人之賜也云爾 旨 該部
知道欽此

公立

禁停收草船錢並車馬事 諭山西提刑按察使羅其輝
禁停收草船錢並車馬事 諭五十五年九月十

正興實價無虛值工價價日利始於二十四年此月至
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銀二千四百有奇役徒麻葛以
中丞公命徵予爲記予既紀其康月而復申告多士曰
學以明倫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非不欲長以窮理盡
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子夏之爲
西河非治人所歸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
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
稱頓悟其法之弊至謂人倫爲幻景博倫爲僻事此學
之大過而兩觀之惑所必不救者游士生於賢聖之域
而服聖賢之訓天性雖粹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
然不慮諸士之有惑惑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
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闢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
悅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
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惑也是豈能放而立教者邪貴
矜之士聚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教爲孔爲孟而
華靡異興接爲構又爾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
曰雖終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
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
道德虛位功名實利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
東國顏子同爲幾何當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爲可厭薄

者爲世之一切成功者言其自于選籍而靜觀功名之士或離熱或趨名或趨利勢而存用名或陰爲勢而歸爲名此其人百巧百變自能必得幸之有得有不得爲世所稱笑惟是志之士不然日無幾心無名慮不言賤賤不言苦志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世或信或疑或巧辨而舉中官或升或沉或離離而不通惟獨立備行一慮而不變若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居官者測其志可離矣夫士處既已僂首受責自異於凡民察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流順應宛轉無一物堪哉此士之賜而教之不明處于經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爲國事分默念者政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不憚君子是則是效予不佞無足爲觀者諸士而思則效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績寧國府宣城人及諸有事並役者法得并書於後

真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真人大德氏

吾真之南越相國家驅牧宰無事戶口蕃殖雖犬之聲相聞有東衝擊攘之風至二百六十年於茲矣昔者關中宴鄰言竊有犯憂無何賊王家印以萬東渡汾水而幽壬申狄七月賊運以十數萬來臨亘百餘里屬高都

而西子女王自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色東
西厥遠樹檜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將等
騎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
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
少猶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輕宣雷車顧其事又再遣
軍容日夜督察同少息先是既飽賊公率如洗賊十五
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我稍有獲初尚疑賊此
德安老子弟更加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獲有今日爾敢
變其節悉索敵賦以充盜源不幸大軍之獲又以失告
賊訊既未衰誠我師與發求已矣爾曹其可奈何且大

將軍建旗鼓車者凡幾最驚懼而下

官軍各率所

部萬軍敵欲求勝更僕數然雖極其
所屬格格不相就而文武道遠中外之
容卒簡書幕僚者其間吁難言之矣任
已喻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
富庶同誰督之令其有牧而逐殺于餘
乎龍泉之捷賊已數萬據涿城白卷但
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腹腹盡而河斷
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為首功賊雖襲於
後復馬於沁關同誰督焉大將軍率甲
而進更殺萬數

行百餘里敵驚奔去而不敢追也

但者臨陣遇任重聚精戰則效尤取勝

以千金犒百徒麾下馬鞍大馬恩厚

竟不至遺誤之害而反受無之利乎

蓋軍而治若費之有時也誰能左右

決和擊卒奔奔走不舉石樓關三交拜

將大小數十戰所殺虜滿當不以代應

被兵者二年餘矣納銀贖法正冠環繞

之戰與賊相當供儲之者亦等焚燒同

過半未得獲無異下由勝矣

之戰而令子承和並也軍容之役吾本

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棄彼之

此雖助爾今中外多戰簡書在上諸守

曰吾願此短粗土直也同誰謂停其間

水火或為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為

廉舉乎將受命則忘其家整袍而鼓則

盡無人慮玉掛懸肉得所拉胡報謝於

者又偏裨而下半以虛詞契志在玉

無所歸同誰駕馭之責者驅者但詐者

歸牛張守

同誰報

夜當每當以

之商守與

朝歸子而

康子隨督

御制

茲其助矣

答父老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樓天中塔固全醫醫不突須突東西無已將更思雲之
幾將在手明年凍食卒機宜避司馬初受大夫直拾傳
者肯寬容受其於蕭氏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午令從者
卒不至機財及半書步午感其位傷事從康離成也醫
兵之書置從古記之矣宜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面
否土情客也年率性送之醫殆不齊百萬矣此百萬之
皆謂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安活功也不寧惟是
卒亦卒之役願以數千解其衣履穴於其盤據五
百餘里匪朝伊夕矣布可取不以報當爭者即知之曰
始有竹筒使此屬向未授首當其空虛一號之失來

西醫處上軍高者昔此賊寫輕說熟之道一將之一角
之器太行之我進戰退守恐今日向未得制食也謹爲
從者之謀殺然爲其穴不幸而中伏亡顧中劉者至再
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梁魁投首遂舉其庭獻俘於國
曾手幾成西賊見告我廷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
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開兵民上下中外文
武環弁之屬憂乎難以觀禮矣即御史大夫將軍且三
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倘使君幾幾於後
先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徵俾萬一邪
使君諱墮生山東被擄人以司農郎奉物而來願賦道

何以兩邊是國然則延復觀少司馬陳公奇喻降制諸
者仍以便君監其軍竹帛錄盡之數方新本支也

...

11-11